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99 ·

綜合類

遠生遺著

黃遠生遺著附錄

黃遠庸著

黃遠庸著

上海書店

黃遠生遺著附錄目錄

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	一
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	一一
其一	一一
其二	一二
其三	一六
其四	一九

對於三大勢力之警告（論衡雜誌）

吾前著一年以來政治之真相、而歸其總因於兩大特殊勢力之相持、此所謂兩大勢力者、即袁派之勢力、及國民黨之勢力是也、若細分之、又得益進步黨之勢力而爲三、（前身之共和黨民主黨等之得自成爲一派之勢力也亦然、）蓋此派之勢力、介於袁派與國民黨之間、動足左右、輒爲輕重、若善用其勢力者、未嘗不足於政界生偉大之作用、否則亦消沒於一種勢力之中、而永久成爲兩特殊勢力相持之局、吾國不幸、以外界境遇之困促、足以容政治競爭之餘地者至稀、或即以此兩種相持之局、而同歸於盡、若土耳其今日之舊黨與青年革命黨者然、斯真吾人之所痛心者也、

夫一國有兩種勢力之絕對不相容、因各欲保持其勢力故、乃犧牲一切以殉之、則一國又甯有幸、故今日欲求吾國之不亡、除於國家本體政治本體研求方法以外、當有兩種先決問題、一保持此特殊勢力者、當各求消納之法、而勿擴張其分立之程度、二與此特殊勢力無關、或有關係而心知其不然者、則別以獨立自尊公平無私之道、維持政局之均衡、而切勿騰其燄而揚其波、易曰、其亡其亡、繫於苞桑、又曰、知幾其神此二義者、則亡與不亡之幾也、

（一）對於袁總統之警告

袁總統既有功於南北統一、物望所嚮、宜若大有可爲、顧其危機即伏於物望之中、蓋此物望中之所含

性質、大半爲消極的倚賴、而積極的信任之心甚少故也、質言之、袁總統之政治能力雖極卓越、而中外之人、若已於今日預定其所能進步之範圍、而決無復奢望者、此甚非佳象也、常人之言、大抵謂現狀非袁莫能維持、而政治之進步、則無可望、又若謂極知袁公亦大不韙、但今日究不能不以此事推袁、甚至謂袁公政治之地位、在理亦無可保留、惟以有此特殊勢力、正恐一去、則暴亂者遽起、大局瓦解、故無論戴袁者或極不欲戴袁者、而皆不能不出於一致、此袁公之所以爲偉也、然以如此資格、乃令海內人心無復餘望、而猶有一大部分人、以爲勢之無可如何、不能不推戴之、則愛國以愛袁公者、安能不爲袁公進一籌乎、今日大勢、乃如朽索之馭六馬、隆隆者滅、炎炎者絕、謂其不善自養也、以南京政府之失敗、故有袁公今日之極盛、以國民黨種種政策之自殺、故物望之歸於袁公益深、然則袁公勢力之所由盛、乃一半由於他力之反動、中國人心、最易厭倦、且對於優越之勢力家、而常好爲反對、竊恐人心反對國民黨之勢稍衰、而嚮所懷大願於袁公者、不能相償、則將復逆轉而向於今日之所推戴者矣、故今日乃袁公日新其政治運命之時、而決非奮威耀武告厥成功於國內之時也、乃須以政治最高之眼光爲全盤計畫之時、而決非專與國民黨爲對待之時也、凡立足於政治界者、對於政敵、當發表其所信、以正當之權力、與爲光明正大之競爭、而不可專存對待之心、專存對待之心、而蔑棄政治上之常軌者、則或兩敗而俱傷、或敵存而已亡、國民黨一年以來、眼光僅求對待一人、而不肯於政治上爭勝著、此其所以失敗也、所謂袁總統當日新其政治之運命者如何、即一取常人之所不滿意者、而一一反其道而行之是也、

常人多疑政府曖昧、自今以往、當益求光明、常人多疑政府偏私於一隅之人、自今以往、當益求大公無我、常人多疑政府習於苟且敷衍、自今以往、當益求振厲奮興、常人多疑政府好用軍警干涉、自今以往、當益厲行法治、常人多疑政府揮霍冒濫、混亂財政、自今以往、當益求整飭嚴肅、常人多疑政府急對於內而緩於對外、自今以往、當於外交爲全盤之計畫、而決勿忘遠略而圖近功、竊謂反對袁總統之最大派別有三、（一）國民黨以特別勢力之不相容、而與爲反對、（二）新式政治家之以理想之不相容、而與爲反對、（三）舊日之道德家、以袁總統之政治手段與其思想之不相容、而與爲反對、其他則有宗社黨之懷仇而與爲反對者、舊官僚之以同在班列而與爲反對者、又或有失職怨望而與爲反對者、國民黨既獨冒鋒矢、持之過急、遂令多數之反對黨、不得已假借而與今之政府相合、此不得謂非國民黨之賜、若國民黨之反對袁、反動力既滅、則政治思想及論理思想之不相容之三大反對派、必囂然而起、則危機發矣、故袁公既爲今日中國不可少之人、則吾人甚望其發展人心之積極之信任心、勿徒恃人民之消極倚賴心、當益求消除反對黨之口實、而勿專與反對黨爲手段上種種之對待、其第一要義、在除去成敗利鈍之見、而以公理正義與天下相見是也、以近事略言之、黃克強之上將、如法在取消之列、則當聲明事跡、不當假借他事、影躍其詞、國民黨若有可誅之罪惡、亦不妨申罪致討、不當電文往復、與爲抵拒詬誶之詞、軍警既法定不能干涉政治、則所謂某師長某軍長之通電、不當不加以譴責、凡此皆墮喪人心、而失政府大體者也、又如中俄協約、如於大局上不能不訂、則政府正當開誠布公、向議會

爲切實之討論、卽總統自身、亦不妨發表政見、通告天下、決不必故引外人、不日將行動自由云云、以示迫切之意、吾人甚希望袁總統除維持現狀以外、能爲中國政治之革新家、指導家、爲百年以後之成功家、而決不僅爲一時之勢力家也。

今袁總統之所急急者、殆不外於全國之統一、此義海內愛國之士、莫不贊成、顧所謂統一者、在國家法治之普及、中央之於地方、猶身之使臂、臂之使指、而決非僅求伸中央跼陟之權、地方官吏形式文告之往復已也、往者滿清亦號統一矣、酒囊飯袋之冗員、窟穴幾遍、等因奉此之文書、絡繹於道、然政令之隔閡、聲教之背馳、蓋部落土司之相等、故中央政府而求統一也、則必須有偉大而確定之計畫、以精心毅力行之、其有此、則國之幸也、若其無此、則去一藩鎮、易一督撫、謂之個人勢力消長則可、謂之國權之統一、則不可也。

又以袁總統之經歷閱富、其不滿意於今日中國新人才也、亦固其所、以今日新人才、誠多言而寡要、好虛文而鮮實力也、然必以無閱歷之偏詞、而屏棄新者不用、或用矣而僅置於閒曹或記室之列、邊疆鎖鑰樞要重地、一一以老成而無新知者爲之、坐令新舊之隔閡益深、南北之意見不化、則國之大患、必伏於是、日本維新之所以能成者、正以伊藤井上大隈之流、皆開國新化之士、而又不毗於急進、中流砥柱、爲國之重臣故也、今中國卽無此等人才、亦當廣求新進、蔚爲人物、以相當之人董率之、而後蜿蜒蟬蛻、相與有成、吾甚願袁總統勿以不用新進爲有知人之哲、必以養成新進爲一己之任、則吾國庶有豸乎。

復次、吾人尤有一藥石之言爲袁公告者、則公宜於綜覽政務之暇、時時考察國人之新心理及新潮流是也、今袁公之積極的精神、宜若國人所具瞻、顧吾人頗嫌其詳於文牘簿書、而略於政要、又太拘牽於舊習與成見、而有時不察國人之心理及大勢之取趨也、吾國之新政客、苦於思想多而事實少、而袁公之蔽、乃在思想少而事實多、謂宜屏除細務、收攬物望、時與上下討論、以恢廓其心胸、自古英雄、好觀大略、竊謂袁公卽一英雄、但其好觀大略之意太少、遂爲時詬病、今必以舊式之牢籠奔走之術、爲遂足盡其大略、而於新舊思想之隔閡、絕無道以化除之、則竊恐袁公之智盡能索也、必執一固定之城府、以爲經緯布置、將不失秒黍之算、竊恐故步已移、而蓬心未化、其失敗將出於常智揣測之外也、夫袁公而能蛻化於新潮者、將必有恢張一世之遠略、推倒羣賢之政見、發表於天下、而決不能令常智之徒、俚指而測其所能至之極境、嗚呼、此非空言也、

臨時政府一年之成績、諒袁政府者十之二三、其不相諒者乃十六七、比者刮目以觀袁政府之更新、而國人之心理轉移、乃劇速於時局之遷易、袁總統有形之勢力、卽日盛一日、無若與吾所云日新其政治之運命云云者相背馳、則竊恐吾國之距土崩而瓦裂也不遠矣、此吾人不得不以愛國而愛總統者爲袁公進一忠告者也、

（二）警告國民黨

同盟會對於革命事業之有功無功、讓之後世公論、不待繁言、顧同盟會之宗旨、決不以區區排滿爲已

足、及革命事成以後、對於國家當有確定之計畫、而懷然於此後爲遺大投艱之時、非志得意滿相與矜伐之時、則無可易也、吾蓋深惜同盟會以絕好之基礎、可得全國之信仰者、而乃以種種自殺之政策墜喪之、第一墜喪之於南京政府、第二墜喪之於南京政府取消之後、不能確定消納新舊調和南北之政策、惟是日爲勢力相持之爭、第三墜喪之於不能先時改組、及改組爲國民黨時、又不能盡如宋遜初之志、行大改革、惟是爲一時之勢力計、委曲彌縫、以裝飾外觀、第四墜喪之於對於國家無確定之政策、或主大借款、而或反對之、或前主大借款、而後忽反對之、第五墜喪之於急求近功而忘遠略、如政黨內閣之主張、如假裝的國民黨內閣之急造是也、第六墜喪之於好爲不能實行之主張、如二十萬里之鐵道云云者是也、向令南京政府初立時、同盟會奮然改組、廣納社會各方面有品望之人、斟酌國情、齊一趨向、不容有暴民專制之惡名詞發生、則何至此、向令國民黨不與袁氏爲勢力之爭持、開誠布公、既不以政敵故而加以峻防、亦不因苟合故而弛其監督、更不因決裂故而故違反多數心理、主張武力解決、則何至此、向令國民黨人不以急求政權、急求多數、廣納兼收、令官黨及奸徒、得用爲逃藪及傀儡、鼓舞議員、部勒報章、相與爲嚴明公正之監督、和平中正之好音、則何至此、向令國民黨都督、戢抑雄心、剷除客氣、勤求疾苦、收攬物望、不急急於標榜黨援以求勝利、刻畫新治以召怨毒、則何至此、向令國民黨黨魁謙抑不伐、刻苦自勵、勉修明德、樹其風聲、鼓吹政談、爲國儀表、憑藉既厚、感召自易、何至空穴來風、令一部分人以偉人爲詬病、國民黨誠能自其初以五年或十年之決心、不近政權、專以推廣實力、普及政治

教育爲宗旨、對於政府、專爲忠懇之引導、和平之監督者、就國民黨自身、固可藉此修養、令革命黨成爲直正之政治家、就中國而論之、則數年之內、既食國民黨維持大局之賜、數年後將享國民黨改進之德、於無窮矣、汝惟不矜、天下莫與汝爭功、汝惟不伐、天下莫與汝爭能、今國民黨正以矜伐自敗、而其痼疾、尤在喜功欲速、不顧國情民意、

在己則曰發揚蹈厲、在人則曰跋扈恣睢、在己則曰擁護共和、在人則曰圖謀不軌、國民黨之歷史、亦有所自來、其所爲苦心孤詣、指天而畫地者、恐亦未可以局外人一筆抹煞、但以國民黨自身首尾互異、理欲交乘、謀之不臧、言之不慎、遂全以極好之基礎、得此一極不良之一段落之結果、此不特向與國民黨有關係者言之痛心、卽局外之愛惜民黨基礎者、亦不能不爲嘆息者也、

嗚呼、逝水難追、前塵若夢、吾輩請爲以後種種若今日生之說法焉、今有兩種極確之事實、此國民黨之圭臬者、卽自宋遜初君改組國民黨後、極力主持穩健、其所辦機關報、毅然一改尋常衝突抵牾之論調、而社會翕然表其同情、又自宣傳海上陰謀中止、南方民意漸漸有矜惜民國之勢、卽可證明發展國民黨之法、在和平不在亂暴、在冷靜不在囂張、國民黨惟不近政權、而國人將以厭惡官僚之結果、致其希望於國民黨、國民黨惟不排斥異己、恢廓雅量、則海內君子、將翕然而歸之、今政黨中之有朝氣及自信力、其分子能爲積極之活動者、比較的尙推國民黨、弊坐於不審國情、不察民意、不知自刻伐、流於無意識及盲動耳、今宜懲愆先後、踐履篤實、發其輝光、對於內部、宜先清理黨籍、以樸實穩健之士、廣爲社會

上之活動、政治思想之鼓吹、以濡養人心、翁收物望、對於外力、宜持消納及和平指導的主義、放眼前之政府及憲法問題、急宜速為解決、以示國民黨好和平愛國家之意、不宜故作操縱、更於黑幕中為無聊之主張也、夫既明知武力解決之說之不可行、舊勢力之未可一旦去、而必故引口口口口之徒、相與指天畫地、以幸得萬一之當、即萬一得當亦僅成南北分立之局耳、則大局又甯有幸國民黨巨子心中之耿耿不能化者、良亦事理之常、但今不自化其耿耿者、即國民黨之自殺而已、夫復何言、

（三）警告進步黨

嗚呼、往之共和民主等黨、所以能成為一中間勢力者、非若同盟會之有甚深歷史、其分子亦非能若同盟會之分子之為孟晉的活動者也、其大半乃由同盟會或國民黨之激刺之、而因以代表國內一大部分之穩健或保守的思想云耳、惟其歷史本於被動、故絕少積極之主張、又惟本於被動、故絕少偉大之活動、又惟以穩健相號召、故流弊或不免於腐敗、大抵兩黨之得失、又得略言之於下、國民黨弊在盲動、進步黨弊在疲軟、一也、國民黨弊在空想、進步黨弊在拘牽、二也、國民黨弊在誇張、進步黨弊在萎靡、三也、國民黨弊在有團結而無指導、進步黨乃在於議論多而太不團結、四也、國民黨弊在黨有中堅、而健全之分子太少、進步黨弊在無中堅、而平等之分子太多、五也、國民黨取委任制度、指揮號召、猶能齊一、特恨其黨魁行動、往往與黨不一致、前此之共和黨、（進步黨現亦取委任制度、至以前以共和黨勢力略盛、故舉此為例、）取選舉制度、黨內活動、太不自由、今雖改為委任制度、是否能整齊嚴肅、不無疑問、

六也、綜之兩黨之比較、一則毗於急進、一則毗於保守、一則有將來而無現在、一則似有現在而無將來、此後對於兩黨之箴砭、一言蔽之曰、國民黨須勉取交讓之精神、進步黨須速進於自動之地位而已、兩黨尤有一共同之藥石曰、眼光須透出於黨以上、不當專作黨與黨對待之思想、今以政黨之勢力論、天下大勢、決於兩黨、兩黨須以誠心誠意、協商最近大局問題、各讓步至於其可以讓步之程度、各進取至於其可以進取之程度、勿日於院外爲無意識之深閉固拒、勿日於院內爲無意之詬罵喧囂、令全國人心厭倦輿論厭倦政黨、厭倦國會、乃至厭倦共和、厭倦國家、是則兩黨所應共負之責任也、更有一言爲兩黨公同之警告者、則兩黨人士、急宜禁絕地方黨之臭味、勿以黨爭之禍、蔓延及於全國是也、夫各省行政之權、理宜統屬中央、則兩黨之爭、應及於中央行政爲止、至於地方自治、則以無黨爲宜、今必以地方之黨爭、傳染及於中央、以中央之黨爭、蔓延及於地方、膠結深厚、猝不可解、令無辜人民、相率以殉士流之意氣、而黠猾無賴、皆得假政黨以爲護符、此事之大不可者也、吾人再重言以申明之曰、進步黨者、勿專從對待國民黨著想、須要求自主之地位、則黨禍庶幾少息、又必斟酌輿情、體量國勢、造成一穩健堅固之政策、以爲號召於天下、使吾國之國粹主義、賴進步以晶瑩、而光大、庶進步黨之進步、將日進而無疆已、

（四）結論

時賢之口頭禪、動稱以國家爲前提、特苦言行不一致耳、使其一致者、則吾請勸袁總統勿專從操縱政

黨上著想、國民黨勿專從對待袁氏個人著想、進步黨亦勿專從對待國民黨上著想、大衆齊心一意、專從中華民國之前途著想、各自殉其所信以盡瘁焉、各自輸其誠款以相與容納焉、則國步庶有幾希之幸耳、不然、則墨西哥之大亂頻年、土耳其之四分五裂、波斯朝鮮之人之相率而爲外國黨、皆吾國之前車也、又甯有不然者哉、

夫吾人對於此三大勢力作平等觀者、有二義焉、一特殊之私勢力、吾人將絕對不願其生存、對於袁總統與對於政黨無異也、至於光明正大之公勢力、則吾人望此三方面各爲正當之發達、以爲此三方面各爲正當之發達者、不特不足相妨、且足以相成而相生、今若袁總統之軍警派勢力、官僚派勢力、根本破壞、則吾國之武力及吏治之一部分人才、（官僚政治、非最惡名詞、但視用之者如何耳、）卽根本喪失矣、國民黨之勢力、無論不能取消、究令取消、而民黨之基礎、青年之原氣、卽根本喪失矣、進步黨之勢力、若自然歸於淘汰、或根本取消、則一國中流社會、失所根據矣、況於一國之中、既有一大勢力存在、欲取消破壞之、則必須經若干之苦痛、以吾國之國運尤恐其以取消一種勢力之故、而國家相隨而歸於取消也乎、嗚呼、存亡治亂之機、有至明者、而當時不悟、遂以覆一國之人、沈溺而亡、其例至多、而吾國今日、豈其然乎、豈其不然乎、

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

民國元年九月初五日

其一

孫中山於八月二十五到京、記者即思一訪問其政見、總合所聞、作爲此篇、記者既不欲冒昧而往、乃以同盟會中友人某君介紹、於二十九前往、蓋中山君現定單日午前見客也、記者以是日午前九時到石大人胡同前總統府、自街口以達府門之首、警衛森立、車馬闐咽、自袁總統遷入國務院後、久已不見此景象矣、蓋袁總統有內令、凡所以招待孫先生者、其警衛規則、並照現總統例、故出入警衛、嚴重異常、某君慨然謂昔華盛頓乘一八馬所駕之車、而美人已以君主相擬、華盛頓即避不復御、今總統之自待及待人如此、外間謠詠所由來也、然有爲袁君辯護者、謂中國情形不同、不如是、則將有意外、或益爲人民所輕、記者慨然、是則不僅總統之程度問題及人民之總統問題也、到總統府後、傳宣者引入大門右側之招待室、是時（九時）中山先生尙未起、招待室中有訪其隨員某君某君者、亦皆未起、想見連日疲勞之甚、然室中坐客則已至十餘人、廣東人占多數、有中服而軒昂者、有面目黧黑而憔悴者、意者其老同志耶、新支那社日本人之安藤君、朝日新聞之神田君在焉、有名之鄭師道君則亦在焉、坐定則陸續而至者、坐集室中、幾無立足之地、至十時許、乃由傳宣者引入大客廳、孫先生之祕書乃出、而一以訪客名刺詢問本人姓名良久、而客之至者更多、並此大花廳中亦無立足之地矣、神田君等以約

定時間先入、餘客乃皆坐候、來者既益多、乃分二客廳而坐、總計是日之客、蓋已七十餘人、記者後至、客廳係三連間、其第一室即孫君會客之處、第二室散坐之處、第三室即記者等候見之處、三邊皆徹故記者於第三室望見第一室中中山君與神田等會談情形、鬚眉並見、而門外迴廊之間、盡以同盟會諸君充塞、蓋皆來爲孫君助理或承應者、時已至十一時、而神田等會談尙未畢其事、若挨次宣見、不知何時始能得望顏色、顧中山君之顏色既爲記者所習見、又於第三室中瞥見甚悉、是日之十一時、各總長次長定約宴請中山於金魚胡同、其後則廣東公會有會、鐵路協會有會、料中山君必無以次談話之餘暇、若匆匆一見、即又無聊、記者又有別約、乃匆匆不別而出、於是乃齎得最好之新聞材料以報告於諸君、其孫先生處、則擬另訂時間約見矣、

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

民國元年九月初六日

其二

袁孫所交換之政見及其關係

記者既出、所未得之於中山君、乃間接得之於秘密偵探、因是乃得將袁孫二人談話之內容及其關係調查無遺、自信足以爲最確實之報告、此真記者之光榮也、茲僅記其大略如左、其因須秘密者、則暫付闕如焉、

自中山到京（八月二十五日）至今日（九月初一）袁孫二君相見共四次，第一次（二十五）孫君拜訪，第二次袁君答訪（二十六）第三次袁君宴請孫君（二十七）第四次總統府公議孫君（二十八）孫君在議會席上，則默默寡言，故幾幾無新聞材料之可道，惟其第一次第二次二君對談甚久，第三次之會，則二君會談乃至自午後五時至十二時，總其會談要點（第一）為孫君最得意之鐵道問題，孫君致宋教仁君書，已主張二十年之內修築二十萬里之鐵道，由此以輸入外債，可得六十萬萬，吾人殊多不解，第一則此二十萬里之鐵道之幹支線之起訖如何，第二國內鐵道既已有條約上之限制，邊防鐵道復多受外交上之拘束，此二十萬里之鐵道，如何起手，如何聯絡，第三則今之借款，皆以外交為之樞紐，且二十年之內，如何可得如許之遊資，其他種種疑團，尙難縷述，然袁孫二公所談則以此為主題，因以縱及實業如何籌辦，兵備如何擴張，蓋孫君之所進陳於袁君者，謂將以此連絡歐亞，如蒙古鐵道則直通至莫斯科及中央亞細亞，中英鐵道則直由西藏以通至印度阿富汗，中德鐵道則直通至小亞細亞，中法鐵道則直通至印度支那之類，此等皆列強之夙謀，欲自其殖民地達吾邊防以貫徹吾內地之鐵道，固有政策，總言之，孫君之意列強方由彼以及我，我今先由我以通彼，如是乃能先發制人，令外交上軍事上實業上皆生一極大之變化，讀者不必遠考列強鐵道政策歷史，但近覽各報所載中俄大鐵道之計畫，稍遠則取鄭孝胥所主張四大幹路借債十萬萬元之條陳讀之，便能深明其故矣，二公語次，由此以及外交問題（第二）孫君遂問袁君以聯美歷史，袁乃告之如此如此，孫君即席嗟歎，謂為遠謀，然二

君當時即取消聯美之政策、至於今日究以聯何國爲宜、二君亦已談及、以屬外交祕密、不爲發表、但敬告諸君、二君言次曾及外交上之聯絡有二種、一形式上之聯絡、一精神上之聯絡云云、便知記者之非捏造也、談次、二君因以連類及於實業（第三）孫君謂自己此後當從事於社會事業、且從事於此、當較袁君更爲適當、語意中實表明其不願爲第二次總統之意、袁君言下提出抗議、謂我雖係歷來做官、然所辦之事、卻以實業爲第一大宗、從前在北洋即立意專派實業學生、至於政法學生、實在因爲不得已而後派者、以自表其慎重實業之證、孫君又力駁之、謂我做此等事、必較君更能取信社會云云、蓋二君不爲總統之競爭者、而乃相競爭爲實業家、可爲吾中國實業前途慶矣、又聞二君頗及黨派問題、（第四）袁君因歷訴黨派競爭之苦、孫君一力擔任、謂此等之調和、我優爲之、（第五）二君又頗及集權分權問題、孫君之意、則頗主張有限的中央集權、其意謂司法交通外交軍事財政、則宜歸之於中央、其他則宜由地方自理云云、以上所述、於袁孫二人談話之輪廓、十得八九、除鐵道問題係一種開國遠謨、未敢置論外、其最可注意之處、則孫君之推讓第一次正式總統及力任調和黨派二事、而記者之所深憾者、則以二君之推襟解抱、如何不於今日確定時局上之死生存亡問題爲確實正式之解決、而乃以恢張遠略爲急也、記者之意、以爲今日外交上之大借款問題、內政上之約法修正問題、集權分權問題、軍民分治問題、及省長簡任或民選問題、皆最紛糾而難解決者、必有待於二公之正式商榷、公然發表、以令輿論有統一之機緣、而大局方有著手之希望、不然、則雖有最偉大之計畫、亦何所恃以爲游刃之餘

地、世界豈有無財政之國家、不統一之國家、而能言理想言計畫者乎、以吾國力之雄、將來國債即進至六十萬萬、或亦不足以窘我、奈眼前則已貧無立錫地何、直接借債於歐美市場之計畫、誠記者之所深表歡迎、然奈此六國公使已經正式指定代表銀行何、築路二十萬里、連絡歐亞誠足令內國之政治、世界之外交、生一絕大之變化、然奈此警耗頻頻眼前將令吾黃帝子孫無立足之地何、吾人既不深悉袁孫二公談話之內容、又中山政見亦僅片光零羽見於報章、尙不能下一有統系有組織之政治的批評、惟是二公之推襟解決、尙未觸著於時局之痛癢問題之焦點、則吾人實不勝顛顛之望耳、此爲記者發表於北京某報中論說之一篇、錄此以代批評而已、

然吾輩空談、無可多道、至於二君數見之後、情意融洽、實爲政界上一大可注意之新潮流、袁君之批孫君曰、光明正大、絕無私意、所恨相見之晚、孫君之於袁君、則曰雄才大略、當世無可與代之人、且致電黃君克強、催其北上、謂袁公地位、今實在可憐之境、並無可疑之隙、其推誠布公如此、記者嘗怪今之論袁君者、輒曰其權謀百出、專以手段勝、而其左右親信之人、則謂袁君實一老實之人、至謂老實之極、遠過於三國志演義中之魯肅、世之論孫君者、亦謂其智術過人、深明老氏之學、而孫君之老同志、則多不謂然、今以二君互相推獎之言證之、然則二君之互爲言者信耶、抑他人之浮言信耶、

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

民國元年九月初八日

其三

到京後所發表之各種政見

總記孫君到京後所發表言論之最可注目者（第一）爲宣言不受第二次總統之職，此於政治上暗潮將生莫大之變化者也。（第二）宣言已所主張之民生主義，並非推倒富豪，如世俗所傳搶富濟貧之說，實欲調和資本家與勞動家將來之衝突，嘗以資本家喻君主，謂同一君主，在俄則專制如彼，在英則無異於民主之共和，實表明其所主張者，非均產或共產的社會主義，實係國家社會政策。（即德意志所謂講壇社會主義）蓋據孫君之意言之，不當名爲民生主義，簡截痛快以說明之，直國民黨所謂民生政策耳。（第三）戒飭同盟會員，不應頑固守舊，仍持攻擊態度，須知從前反對同盟會者，皆黑暗中人，今日共和告成，人人心地皆是光明的，其反對同盟會者皆社會有意識之人，若仍持攻擊態度，則必占失敗地位，此數語最爲普通人士所欣賞，聞有人勸中山多接見異黨黨員，謂彼中多有意識人，不可以官僚派三字抹煞之，中山云，我心中絕無官僚派三字，蓋中山君意又謂此三字爲字典中所無耳，以外孫君之陸續發表於社會者，若直接借債說，若二十萬里鐵路說，若遷都說，其對總統府中人所言及者，尙有地價稅說，地價稅說，即中山向所主張之地價單一稅，世人亦既聞之熟矣，惟最奇異者，孫君絕不曾以此單稅主義發表於公開演說，豈謂北方案度低下，不足與言，抑欲力自諱匿，不欲有社會主義家之臭味耶？

記者亦曾研究中山主義之人，今請借本報以說明先生所主張政策之系統何如。蓋中山（第一）主張單稅主義，謂將分土地爲上下三等而各異其稅，良以文明發達之後，地價日昂，一日此地價所增之收入，實由實業發達時勢天然之利，非地主以勞動而得之收穫，故非累加重稅不可。若地主不願加稅，則可照其契約中所填之價賣歸國有。故中山主張契稅、主張土地單稅、主張土地國有，皆由此一系統所發生者。（第二）則主張鐵道政策，謂美國鐵道每年收入不下七萬萬打拉（即十四萬萬元）京奉鐵道開辦三年，已足償還該路所借之債而有餘。今若築路二十萬里，則照美國之例，每年必得十萬萬之收入，即此一端，已足支持全國財政。（第三）則主張礦山租借政策，謂中國礦山多係國有，若實行租借政策，則每年可得租料十萬萬，故據中山之意，若以其理想而實行之，第一，每年可得二十倍於今日之地稅，第二，每年可得十萬萬之鐵道收入，第三，每年可得十萬萬之礦山租借稅，中國固不會窮死，人民尤不會餓死，將來又決不會有第二次之社會革命。其所對北京內外記者所言，皆不過此三種政策之零光片羽。蓋孫先生之樂觀主義如此，當此存亡危急之秋，中山君可謂雍容而暇豫者矣。（中國俗語有云：秀才一日不死，狀元百年好做，愚亦謂祇能保得中國不亡，則中山之理想不患無實行之日耳。）

以上皆可作爲中山君之理想，不復多道。惟中山君對於時事問題主張最力之遷都說，將來不知生如何結果，此尤可注意者也。據記者之秘密偵探，孫君實主張遷都蘭州，其義蓋與其所主張之鐵道政策有密切之關係，蓋既有連絡歐亞之鐵道出現，則全國之中心點自變，特先生之意，以爲將來全國之中

心點在蘭州耳、然據其昨日對於參議院歡迎會所演說之詞、則又不爾爾、茲節錄如下、

先生謂兄弟今日所最希望參議員諸君者、在於民國建都一事、北京以地勢論、本可爲民國首都、故自明迄清、俱無遷移、而北有山海關、南有津沽、砲臺林立、國防亦固、此兄弟二十年前北來所目覩者也、無如庚子以後、國權喪失、形式一變、南北險要、蕩若平夷、甚至以一國都城之內、外人居留、特畫區域、砲臺高聳、兵隊環集、是無異陷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、被束縛其手足、此後我若舉行練兵增防、彼必橫行干涉、甚且彼亦愈增兵設防、而況都城地點、北鄰兩大強國、俄在蒙古、日占南滿、韓滿交通日便、一旦有變、五日間日兵可運到十萬、北京內外受困如此、可知時勢不同、斷難拘守舊說、在前清時代、舉國上下敷衍因循、遺誤至此、可勝浩歎、兄弟之爲此言者、非好事變更、實國家中心之政府處此危城、萬無騰展之餘地、爲可哀也、卽如兄弟此次來京、前日至交民巷、我兵有一人誤入外人門戶、次日外人卽有公文到外交部、責我違背條約、本國人在本國都城內、尙受外人限制、此地尙可一朝居乎、古人謂城下之盟、爲喪權辱國、諸君試想、國都內受此限制、辱豈僅城下之盟、夫亞洲國家、強如日本、弱至暹羅、皆無受困至此者、而我以莫大之古國、新造之邦基、豈可不於此首謀所以位置、故兄弟謂北京萬不可居、將來須急速遷移、至於地點、則長安開封太原武昌南京、無之不可、春閒武昌南京之爭、皆不成問題、亦非謂武昌離海較遠、卽可圖存、蓋圖存在能自強、如不自強、卽遠至成都、賊亦能往、不過目前擇一離外人稍遠、免於就近受縛如北京之地者、便於自由練兵、從容活動耳、今日世界各國、乃武裝的和平、無事時不知威

覺、一旦有事、北京政府、只有坐以待斃、兄弟來京、認此爲最大問題、二三日後、即將與袁總統詳細協商、在袁總統對此亦無甚成見、將來不難得其同意、至有謂遷都爲外人所不許者、兄弟謂外人斷不至如此野蠻、我之國都、我欲遷徙、外人不應無理干涉、若擔保其無意外危害、外人亦必以我之遷都爲然、兄弟所見如此、願參議員諸君注意、是所切望、

又與記者偕訪中山之神田君、起首即問先生到北京後有如何之感想、中山君答謂我見使署衛兵及城樓上之大砲、種種不快意、以非從速遷都不可、神田君即問將遷往何處爲宜、中山云、祇須離開北京、無論何處皆可、其所述與上所敘之演說意思相同、吾聞蔡鶴卿先生在上海演說謂北京爲強盜窠巢、萬不可往、其意祇在對內、而先生之遷都、則主張對外、古語有云、我能往、寇亦能往、先生獨未之思耶、

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

民國元年九月初十日

其四

第一次之約見、既不及見而出、記者訂於九月四號、五時展謁、欣蒙特別賜許、如時而往、正逢中山君方自共和黨歡迎會歸、沿途警衛、杜絕行人、記者乃於是日親見之也、及門、則門庭闐寂、大非第一次訪問時之比、蓋是日乃中山君不見客之日也、投刺而入、即蒙接見、中山君方閱一電報、閱畢、即問記者有何見教、茲彙記問答之詞如左、

(問)先生之政見已經各處發表、大都領悉、惟聞先生竭力推舉袁總統、以爲可以救治中國、但袁總統與參議院之多數黨及各省都督、尙未能誠信相孚、長此遷延、國家必無統一之望、先生有何法以維持之、

(答)袁總統尙未言及此事、然此事卻不甚難、祇須袁總統略爲遷就、便可互相了解矣、

(問)所謂遷就者、於法律上減少中央權限乎、抑用別種方法乎、

(答)並非於法律上、即如各省都督、多半主張民選、也有主張中央派的、(中山君隨將手中所持電報示曰、此即貴州來的電報、他們是主張中央派的、)然欲由中央派去、即於中央不利、

記者急問之曰、既是有主張民選、也有主張簡派、然則欲求調和之法、必願意民選者即任其選舉、願意簡派者即由中央簡派乎、

(答)照原理上、總是民選的好、何以說中央簡派反於中央不利呢、此話須得解釋、第一中央派人、不見得盡是好的、而且難得見好、若都督與地方衝突起來、則地方人民抱怨中央、反生地方與中央之惡感、而且中央往往無相當之人可派、譬如我們廣東、中央不曉得情形、派那個去纔好、若由民選、則即都督不好、他們祇能由少數黨埋怨多數黨、說他不應該選出這種都督、就埋怨不到中央了、第二都督既由民選、則地方上有不滿意都督之處、他就來京、依重中央的勢力去牽制他、都督恐怕他們牽制、也就不能不借重中央、中央之權力、反能因此增大、譬如我們廣東、前有少數人不滿意於現在都督、就來京想

法子推倒他，即是先例。

（問）軍民既未分治，則所謂民選者，由軍人選舉出之耳，先生既主張民選，是否主張軍民分治。

（答）五六年內，軍民分治的情形，也是辦不到的，因為不主張分治的人，中央未必能派兵去打他。

（問）然則有何方法以處之。

（答）此必等待興徵兵制度，將此等的新兵，盡歸中央管理，而地方老兵，或歸天然淘汰，或改歸警察，地方上無兵權，自然漸漸可以分治矣。

（問）然則如先生所定，五六年之內，中國必無統一之望矣。

（答）五六年不統一，有甚麼要緊，何必如此心急，美國到如今還沒有統一。

（問）美國之統一，似應比中國更難，因為中國向來是統一的，美國却原是聯邦的雛形。

（答）美國革命之後，乃是聯邦，其先並非聯邦也。

（問）若是國內可以自立，照現在情形，本沒有甚麼要緊，但現在外蒙之亂，已及內蒙，西藏原有駐軍，已自大吉嶺送歸，而四川征藏之兵，又不能前進，外患情形，如此逼迫，國內四分五裂，何以對外。

（答）對外一層，是與這個問題沒有關係的，若是現在要打仗，我們廣東儘可出兵三萬，自行籌餉，說到外國的事情，我們中國的人心，人人是一致的。

（問）現在蒙藏情形如此，外交緊要，全體皆動，先生以為中國有亡國之憂否。

(答)決無決無、

(問)先生政策、記者向頗研究、也有懂的、也有不懂的、自先生到京後、記者深佩先生爲中國第一之樂觀派、但全國人心多半是消極悲觀、有一部分人對於先生樂觀之說、頗懷疑義、以爲人已快死、你還是那裏說種種高興的說話、故記者之意、以爲先生必須將蒙藏諸緊要問題、設法與袁總統解決、令全國人心恍然大悟中國之必不至於亡、而後對於先生所說種種事業、亦必異常踴躍、

(答)這個是關於外交很複雜的很祕密的法子、是有不能宣布、

(問)記者決不發表、先生作爲個人的祕密談話何如、

(答)決不可以、決不可以、

(問)先生的鐵路計畫、定於何時切實發表真正實行、

(答)這個我已經與政府商議、政府答應的條件、是很寬的、只要外國人肯借、沒有十分損害主權、就會答應、將來看參議院怎麼樣通過、我就按照所定條件、去募債去造路、

(問)鐵路計畫既是先生發起、別人不能十分明白、將來光景是要由先生一個人承辦的、

(答)那個我總得要同各省商量、卽如湖南現在就有電報請我去幫他們的忙、

(問)先生所開三條路線、內有好多、已歸外人承辦、此等如何辦法、

(答)本來是外國人辦的、原是歸他們辦、我們不過輔助他們、並無妨礙、

(問)先生將來必須還要到外國直接募債罷、

(答)募債的事情、非到臨時不能豫計、將來或是直接募債、或是與外國工程師訂立合同、共同辦理、

(問)究竟先生對於袁總統之批評何如、

(答)他是很有肩膀的、很喜歡辦事的、民國現在很難得這麼一個人、

(問)他的新知識新思想、恐怕不穀麼、

(答)他是很清楚的、像他向來沒有到過外國的人、能夠這麼清楚總算難得的、

(問)他有野心沒有、

(答)那是沒有的、他不承認共和則已、既已承認共和、若是一朝反悔、就將失信於天下、外國人也有不能答應的、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夠打勝全國、並且能抵抗外國、纔能辦到、這是怎麼能夠的事情、況且現在已經號令不行於地方、他若改變宗旨、於他有甚麼利益呢、

(問)這種說話、都是由各政黨生出來的、於國家有種種不利、究竟先生看看現在中國政黨之弊病、在什麼地方、有何方法可以救正、

(答)這個一時是沒有甚麼法子的、讓他們自己鬧鬧、鬧過幾年自然明白、

(問)先生向來主張地價單稅、這就是國家社會政策之一種、就是先生向來所提創民生主義之最要政策、究竟現在要實行不要實行、

(答)這是要從速實行的、因為地價不定、地皮一天貴一天、將來造辦鐵道購買地皮時、異常不利、現在英吉利紐錫蘭均已實行了、

(問)地價單稅法、係專按照地價收納租稅、此稅一行、則其餘租稅是應該一律停辦的、先生既欲實行地稅、則其餘租稅、一概停辦乎、

(答)一時試辦、是不能停辦一切的、等待有把握之後、再想辦法、

(問)先生之樂觀說、我們是很佩服、但是先生的老同志、如汪精衛蔡子民、個個都上西洋、似乎又很消極、就此看來、似乎樂觀派的人不很多、

(答)他們都是很樂觀的、所以上西洋求學、不然他們就不去了、

(問)先生從北京就要往東京歐洲、有此說乎、

(答)現尙未定、

語次適國民黨理事喀喇沁王貢桑納爾布來訪、先生問喀喇沁部落、現已懂得共和的原理乎、喀王唯唯而應、很懂得的、而書記報告國民黨理事大半都在樓上候見、記者不使久瀕先生、因起立告辭、先生握手言再見再見而出、